

平心論劉湘(三)

● 呂實強

視死如歸殺身成仁

蘇觀上海戰役，在約九十天的保衛戰中，中國投入的軍隊約有七十一個步兵師，五個砲兵團（幾乎囊括了中國所有的砲兵），和由各種警衛單位所拼湊而成的隊伍，合計約五十萬人。日本方面則為六個師團，五十六個獨立旅團，再加上海空軍，合計約廿萬人。儘管中國的軍隊，大致無不士氣高昂，浴血奮戰死傷累累，仍然是前仆後繼，但終是敵不過日軍的不斷增援與攻擊，於十一月五日，日軍從杭州灣北岸的金山衛附近登陸之後，國軍側背開始遭受威脅，又已經沒有兵力可以抽調截堵，乃不得不作撤退的措施。約在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中旬間，整個滬甯及其緊鄰的外圍陣地，均告淪陷。在整個的上海保衛戰中，國軍的損失，據齊錫生的估計，政府已將能為其效忠的部隊約六〇%投入，包括了所有的精華。由於大半的軍隊，都是被配置於缺乏堅固國防禦工事的前線，而且他們平日所受的訓練都是不成功便成仁，所以傷亡極重，大約有卅萬人傷亡，約佔所有部隊的六〇%。

緊接着，在南京的保衛戰中，僅僅在城防戰的四天中，國軍又有十萬人的傷亡。中國軍隊為甚麼會遭受如此慘重的損失，主要是裝備相差懸殊。因為日軍雖然訓練精銳，令出如山，但中國官兵的士氣高昂，已幾乎足可彌補甚至有餘，可是裝備的差距，就難與對抗了。齊錫生指出，除海、空軍日本佔絕對的優勢，陸軍也有天壤之別。日本一個師團，有廿四輛坦克，二六六輛大卡車，五五五個馬拉車，中國則一無所有。有了以上這些敘述，便可以對有關分散劉湘的兵力，以及他所屬劣勢裝備的川軍，便是安排於正面戰場之上，讓其被日軍摧毀或消滅的說法，加以檢討了。首先，在當時任第七戰區兵站總監部參謀長的戴高翔先生，在其所寫的「劉湘出川抗戰記」，言及十一月中旬，也就是正當上海國軍後撤之際，他奉劉湘之命，繕發川軍部署及作戰的第一道命令：「用兩師分段扼守太湖南邊的京杭國道，並盡力將京杭國道破壞，以阻滯敵軍進展；用四師分途進入京杭國道南側的天目山區。」理由為「我們的草鞋兵長於爬山，敵人的重武器則很難進入山區打我們，預定待敵人西

進，阻滯在京杭國道時，我們才出敵不意的從山區打出來，我想這樣打法，很可能得到些武器，也可減少傷亡。」不料到了第三天，軍事委員會開會，大家東一句，西一句的說，川軍才出來就躲到天目山區去，應該用主力在京杭國道上部署作戰。戴氏接著說：「這些人都是國家高級將領……，他們都是滿腦子的日式戰術，自然會有這樣的說法。積非成是，委員長蔣公也不能不同意他們的意見。劉甫公開會回來，一面對著大家嘆氣，一面要我照他們的意見，再寫第二道命令。這時我們的草鞋隊伍，正照著第一道命令走在路上，接到第二道命令，當然要遵命行事，有的要回頭走，有的要改路走，自不免亂作一團。敵人却在這時，用裝甲車前導，向我軍猛烈進攻，於是我們的隊伍傷亡慘重，郭勛祺在太湖西岸受傷，饒國華在廣德自戕。俗云『主將無能，累死三軍』，就是這樣使善於指揮的劉湘，却成了累死三軍的主將，真是可嘆。但是全體官兵對於劉湘的信賴，絕對服從命令，以血肉之軀與敵人搏戰，視死如歸，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精神，真可驚天地泣鬼神。尤以劉兆黎師，沒有接到第二道

命令，仍然進入了天目山區，他乘敵人西進之際，從廣德方面橫起打出來，打了一個勝仗，擄獲敵人的大砲和一些武器裝備，得到光榮的勝利，成爲不幸中的幸事。」

血戰軍心堅如金石

但是實際的戰況，戴高翔文中沒有述說。先說一四四師及師長郭勛祺，負傷之事。劉湘在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時，對一四四師命令：

1. 敵軍已在浙江金山衛登陸，正向浙江境內侵犯。

2. 我軍有堵擊該敵之任務，重點在保持於廣德、泗安方面。

3. 該師現在京杭國道長興、宜興間占領陣地，右與泗安、廣德之一四五師（饒國華師）切取聯繫；左與宜興一四七師（楊國楨師）切取聯繫。

繼之，劉湘再令一四五師在廣德東西的界牌，泗安間構成縱深配備，以確保泗安機場；一四八師及十三、十四兩獨立旅在林城、紅星橋至長興附近東西協同一四四師及一四六師，西面協同一四五師阻擊日軍。一四七師則爲總預備隊，以策應各部隊。於溧滬失守之後，日軍以空軍掩護，裝甲、坦克先導，優勢的火力，快速的追擊。當時奉命撤退各軍，因事先並無準備，一時秩序混亂，狼狽不堪，而劉湘之部隊，正適時到達，令其担任京滬國道上之守備，並掩護由前方後撤之部隊，如何能謂軍委會調度之不當，如果，千里迢迢前來的川軍，不用來阻止日軍的疾進和掩護創

傷累累疲憊不堪的友軍撤退，而將其主力移入天目山中，待機再行出動，恐在那樣緊急的情況下，除了其本軍之長官，任何統籌指揮的人，都不會作這樣的選擇。

再看郭勛祺師作戰及其本人負傷的經過。一四四師奉命之後即在太湖以西的長興、東北的新塘、夾浦、金村一帶佈防。該師所占領的陣地是在江蘇、浙江交界的山地，山雖不高，可以依托，還有森林掩蔽，郭並留下中夾砲兵第二旅的兩連砲兵，以增強火力。本來，一四四師占有極爲有利的地形，應有機會多殲滅來犯之日軍。但不久日本海軍陸戰隊攻占太湖內東西洞庭兩山，即以大批汽艇運載日軍，至太湖向一四四師進擊。郭師長親臨前線督戰，面諭唐映華團長，要不惜一切，死力抵禦，如日軍在你團防地得以登陸，就將把你槍斃。接著又轉回另一陣地，當他越過公路正在爬坡時，被埋伏在太湖邊上的日軍打中左腿。衛士急爲他裹傷，要抬他去醫院，他不肯，而坐在担架上督戰。並且向官兵宣示：「國家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你們胸章背面，印得有愛國家、愛百姓。現在正是國家用你們於一朝的時候，也是你們愛國家愛百姓的時候。軍人戰死沙場，乃是幸事。望我官兵，克盡軍人天職，不畏艱難，殺敵致果，互相應援，固守陣地。如有擅失陣地者，不論職級大小，一律處以槍斃！」他負傷不下火線，堅持仍在陣地督戰，給官兵莫大的鼓舞。直到後來敵人被擊退，他才將師長職務交參謀長林華鈞代理，而後去南京療傷。

接連幾天的戰鬥，一四四師官兵已傷亡二三

百人，藥品缺乏，連糧食也很少，老百姓都撤走了，有錢也買不到糧食，部隊每天只能開兩次飯，但官兵們仍然英勇作戰，不稍退却。此時第十一軍團司令官上官雲相得知該師處境之困難，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晚，派出部隊前來接防。該師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全部撤至張渚休息整頓。而後再奉命撤退到天目山邊的廣德。

至於一四五師師長饒國華之自戕殉國，其經過情形略爲：依劉湘十一月二十二日所下命令，一四五師的先頭部隊四三六旅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到達廣德，隨即令該旅的戴傳薪團推進至泗安鎮一帶佔領陣地。不久，與日軍前鋒遭遇。苦戰三晝夜，該團武器甚差，損失慘重。二十六日，日軍出動裝甲及坦克軍向泗安猛攻。饒師官兵從未見過坦克和裝甲車，再加上日軍空中的攻擊，泗安機場的正面陣地遂被突破。此時守機場的劉子生團，遂在機場邊沿與日軍苦戰。饒師長曾派四三六旅副旅長何秉文到安吉向一四六師協商，請其派兵威脅日軍側背，但一四六師未及時採取行動。當機場情勢嚴重時，饒師長通電全師：「國家養兵是爲了保國衛民，人誰不死，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今天是我們報國之時，要不惜一切的努力報國，以爭取我川軍爲保護人民的利益而獻身。」第二天，日軍繼續攻擊，劉團乃與日軍展開肉搏戰，日機亦轟炸掃射，劉子生團長重傷，全團官兵損失已達四分之三，饒師長只好下令將機場破壞，全師後撤，泗安遂告失陷。

忠貞部屬非死即傷

(三) 湘劉論心平

日軍續進廣德，饒部拒之於廣德前方五里之界牌，孤軍奮戰，死亡枕藉。饒國華乃令該師惟一未投入戰鬥的劉汝齋團增援反攻。但劉不僅未前來，反而後撤。以饒師危急，劉湘下令田冠五獨立旅從右翼，劉兆黎一四六師從左翼包圍泗安之敵軍，以舒解廣德正面饒師之危。經一四六師與獨立十四旅在泗安廣德猛攻日軍，獲得不少的戰果。饒國華自感泗安、機場由該師丟失，命劉汝齋團反攻，劉不聽指揮，擅自退走，而兄弟師旅却在廣德、泗安之戰中，為國立功，深感對不起國家，對不起百姓。他出身行伍，秉性忠貞，篤信佛教，持身勤儉，衣大布，食粗糲，律已嚴，對人寬，被人稱為「饒菩薩」，仰慕文天祥、史可法。在奉命收復廣德時，已下定殉死決心，親率一營反攻，終因寡不敵眾，為日軍包圍在十字鋪據點。遂手握雪恥刀對官兵言：「我於七七事變發生之日起，就渴望能到前方殺敵，洗雪國恥，收復失地。……奉命出川抗戰，引為平生快事。……我們離川時，蜀中父老兄弟姊妹曾行盛大儀式歡送。潘文華軍長代表我們川軍將士致答辭，表示我們一定要血戰到底，收復失地，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去，做到勝則生，敗則死，不成功便成仁。我們要牢記當時的誓言，絕不能在敵人面前屈膝示弱，給中國人丟臉！」當晚在彈盡援絕，人馬傷殘，因乏已極的情勢下，寫了絕命書給劉湘，有「劉汝齋不服指揮，以致兵敗，職惟有不惜一死，以報甫公知遇及川中父老之情」等語。遂於三十日凌晨二時，單獨一人入樹林中以手槍自殺。

由以上事蹟，可以充分看出，除極少數數自私自利之人，絕大多數官兵，無不對日寇之侵略，義憤填膺，不惜以血肉之軀，與其優勢火力拚鬥，其情況真一如政府在一項宣言中所說：「淞滬一隅，抗戰亘於三月，各地將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線，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暴日傾其海陸空軍之力，連環攻擊，陣地雖化為灰燼，軍心仍堅如金石。」以此，站在部隊長官立場，痛惜官兵之犧牲，為情理固然。但就全局衡量，則於淞滬撤退之際，各部隊已受嚴重創傷，因累不堪，敵人追擊直前，幾於無能喘息。劉湘部下之川軍恰好到達，被派以攔截敵人，掩護我軍後撤，有何不當？而郭勛祺之受傷，係出意外，其部隊傷亡尚未嚴重，上級已派他軍接防，讓郭師退出戰場整補。饒國華師之失利及其自殺殉國，係因其兄弟師旅，未能及時支援，及其部下劉汝齋不聽命令，並擅自退走，與中央佈置之策略，並無關係。

病逝漢口子虛之說

對於劉湘的傳聞，繪聲繪影，流行最廣，持續最久的，應該是有關他的死亡了。民國七十四年七月二十日中華日報刊出趙友培先生的「中華民國抗戰史詩」，內有「劉湘懷異志，不肯出夔門。槍斃韓復榘，劉氏吃大驚。抗令不出兵，自罪擊深。徬徨難決定，憂心如火焚。由此竟嚇色（死？）斯疾有斯人。」因而引起一場風波。川人紛紛指責，甚至有人主張提起訴訟，川康渝同鄉會並撰寫文章辨正。中外雜誌的發行人王成

聖教授特撰「劉湘的毀譽」長文，在該雜誌連登四期以作抗戰前劉氏生平之介紹。惟王文並未觸及出兵抗戰與病逝之情形。美國學者柯白在其「四川軍閥與國民政府」一書中說：

劉湘之死的真相，從來沒有澄清過。追悼會的悼詞讚揚了劉的一片愛國熱忱，說他直到最後的一息還念念不忘於四川的發展和中國軍隊的勝利。但是這種讚揚不一定能說明整個的問題。的確，別的川軍將領，特別是劉的老部下的態度和中央政府的作法，使人對於實際情況有可能產生懷疑。綠林出身並在劉湘手下工作多年的范紹增聲稱，劉是被蔣的祕密警察頭子戴笠手下的特務謀殺的。劉的遺孀，一位不仰仗別人的有勢力人物，也聲言中央政府的特務殺死了她的丈夫。柯白引述范紹增的話是根據一本筆名江上清所寫的「政海秘聞」，劉湘遺孀的說法則是據柯和賀國光晤談。姑不論言者為誰，均非直接見聞，應為事實。

另一項較為詳細的記述為馬宜偉、溫賢善著，由四川社會科學院於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川軍出川抗戰紀事」，其中說明其在南京生病時的情形：

生病的原因據說是由於猛吃螃蟹引起的。劉湘於十二月十七日從漢口到南京，途中船泊蕪湖，他見陽澄湖螃蟹肥美味美，便叫人買來吃了一頓。到了南京銅銀巷劉湘辦事處住下後，辦事處主任邱甲知道劉湘有胃潰瘍，還有愛吃的習慣，就特別叮囑廚房別買螃蟹

，因為螃蟹是涼性。……那知劉湘已叫副官去買了螃蟹拿到他房裏又吃，遂種下了病因。加之他到南京後得知蔣介石已將川軍分割調散使用，第七戰區指揮權已被陳誠拿走，於是，他又急又氣，內外交感，便開始有些發病的樣子了。……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劉湘從軍事委員會開完會回辦事處，情緒低落。他對兵站參謀長戴高翔說：會上有些人還說川軍「梭邊邊」等閒話，真氣人。……當天下午，張羣宴請劉湘，劉湘又多吃了一碗甜銀耳。回到辦事處後，晚上也顧不得休息，為避免有人說川軍的閒話，劉湘決定將川軍主力調到正面防守。他叫戴高翔記錄他口述調動部隊的命令。當他口述到第五條命令時，便突然昏倒了。忙請醫生診治，原是胃潰瘍和糖尿病併發症。

至於劉湘在漢口病逝的情形，該書則先說明劉湘曾派人與韓復榘勾結，又讓韓去聯絡宋哲元，聯合「和日倒蔣」。宋不但不贊成，反而密電向蔣報告，於是蔣便令戴笠派特務監視，並決定對劉處理原則：病養、死葬、逃殺。然後該書描述說：

戴笠利用范紹增與劉湘的矛盾，在萬國醫院劉湘病房旁邊弄了一個房間，要范紹增監視劉湘，並對范說：「已掌握劉湘、韓復榘之間經常來往電報，就是翻不出來。」

有一天，戴笠偵察到韓復榘的代表來到漢口，立即通知范紹增注意。范紹增果然看見來了一個不認識的人，在醫院與劉湘密談很久

，但不知來者是誰。爲了更好的監視劉湘，范利用跳舞手段，拉攏劉湘的特別護士陶小姐，從她口裏了解到劉湘的一些情況，向戴笠作了密報。……

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前後，劉湘部的團長潘寅久從南京前線退到漢口。潘去看劉湘的軍務處長徐思平時，看到了劉湘的一份電令：「川軍軍長王濬緒率兩個師駐紮宜昌、沙市，與韓復榘在襄陽、樊城的隊伍取聯繫，拒蔣入川。」

潘寅久原是范紹增的老團長，又與范是同一個堂口的袍哥，他便急忙跑去，把電報內容告訴范紹增。范紹增認爲報仇的時機已到，連忙過江將此事告訴孔祥熙轉報蔣介石。蔣介石大吃一驚，要孔祥熙、范紹增再核實。孔祥熙趕到漢口找到范紹增，並叫來了潘寅久再問。潘寅久願以腦袋担保他親眼看到電報內容。於是蔣介石也相信了。戴笠就將竊獲的密電稿交軍統局電訊總台，參照范紹增說的電報內容，終於研譯出劉湘與韓復榘往來的密碼電報，偵破了劉、韓等聯合反蔣的全部事件。

以下便再敘述蔣藉軍事會議，逮捕韓復榘。又說

一月二十日傍晚，蔣介石派何應欽到漢口萬國醫院看劉湘。何見了劉湘說：韓復榘已被關押了。劉湘警覺的問：爲甚麼？何應欽加重語氣說：他的部隊要開到襄陽去。當即叭的一聲，把劉湘致韓復榘聯合反蔣的密電稿

甩在桌子上，說：你看這是甚麼！劉湘驚駭，知事已洩露，惶然不已。何應欽走後十分鐘，劉湘便大口吐血，昏迷不醒，搶救無效，二十日晚八時死去。

以上的記載，作者註明是根據范紹增、秦德君、張越亭諸先生的回憶。又在同註中引程一鳴的回憶錄說：

劉湘在漢口萬國醫院治療胃病，戴笠收買了萬國醫院的護士，將胃藥換成毒藥，將劉湘毒死。

此外，還有一本書，書名就叫做「劉湘之死」，是以章回小說的方式來描繪全部的經過，共有一百多頁。於一九八二年，由重慶出版社出版。既以小說體裁，只爲生動活潑，引人入勝，多採道聽塗說，復加向壁虛構，故其內容矛盾，破綻百出。誠如該書後記中所說：「此稿取材於民間傳聞，也參考查閱有關記載，但究係演義小說，不乏虛構，故不必以爲盡真。」故於此不加引述。

現在再看看和劉湘較爲親近的人的記載。先說在南京時，他的兵站總監部參謀長戴高翔將軍的記載。他在所寫的「劉湘出川抗戰記」一文中說：

劉甫公開會回來，一面對著大家歎氣，一面要我照他們的意見再寫第二道作戰命令。他站在我背後，由他口述，由我筆寫。正寫到第五條，突然聽到我背後砰然一聲，忙回頭看，劉甫已經倒在地上。大家知道他是帶病出征的，這現象當然是舊病復發，而且

病得很重。於是急忙把他抬到牀上休息。我只知道他患胃潰瘍，當時我才知道他並患有糖尿病，醫生曾說他活不了多少年，加上那些天的勞累和心情上的不太愉快，兩病齊發，他當然支持不住了。大家扶他上牀後，又回來要我繼續寫第二道命令。

劉航琛在其口述歷史訪問中，則記載說：

劉甫澄在南京時，正是螃蟹上市，他喜歡吃，但他有胃潰瘍的毛病，螃蟹和薑醋吃了，使他的胃病大作，吐血厲害。十一月二日，他叫我先回到漢口，我是坐飛機去的，他在後面乘輪船來。他帶著自己的醫生（羅馬尼亞人）和護士，住進了漢口萬國醫院。

在住院時期，他曾有條呈，其中之一，即關於後方防務者。劉湘所構想的防務委員會，第一要有總務處，這個總務處並不是專辦業務的，最主要的是要辦防空。他希望能在各大都市普遍辦理產業保險，將保費的收入，用來購買二千架戰鬥飛機，以這些飛機來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第二是徵訓壯丁，亦即普遍徵兵而加以訓練，如此僅四川省，即可以徵集三百萬人。第三是兵工。他在四川的兵工廠，本來已有相當的規模，現在全國進入戰時，規模已經不夠，至少要擴大四五倍。……第六是宣傳，發動文化界、青年學生，多多深入民間宣傳。這些計劃，在一月九日蔣委員長來看他時均蒙接納。劉湘乃命劉航琛速回四川辦理。劉航琛回憶說：

……劉甫澄先生病在漢口萬國醫院中時，我那時也一度罹病，我也住在萬國醫院中，因

此，我們常常談起後方防務委員會的籌備事宜。他這時病已經很重了。他在一月九日委員長來看他之後，叫我去，立即回四川交由鄧漢祥、王陵基、稽祖佑等積極辦理。

劉航琛稍後即一月十二日，由漢口飛重慶，但八天之後，劉湘即病逝。

非常重要的一項分析，為劉湘的智囊之一，劉任省主席時，為其担任秘書長的鄧漢祥的一篇文章。文章刊載一九八四年七月出版的「重慶文史資料」第二十二輯。這篇文章中，談到劉湘帶病出川：

劉湘出川抗戰的時候，胃潰瘍病已很沉重，我勸他不要親自出去，他的回答是：「在四川打了若干年的內戰，報不出帳來，今天對外抗戰，怎麼能不參加？人生不過數十寒暑，在歷史上爭點個人的篇幅，這是很好的機會。」由他這幾句話來分析，劉湘為他個人出處打算，還是很慎重，而不會盲目行動。於劉湘在漢口萬國醫院的病逝，他分析說：

關於劉湘之死，有種種傳說，如黃應乾所寫關於劉湘的資料中，講到范紹增奉蔣介石之命，在劉湘所住病房的隔壁開了一個房間，偵察劉湘的病情及其往來的人；范並說，那時綏署的軍務處長徐孝匡曾將劉湘同韓復榘勾結的一些電報給他看，所以有蔣介石槍斃韓復榘吓死劉湘之說。四川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曾把黃應乾寫的這份資料交與前第七戰區的副參謀長余中英審核，余說，他在漢口，幾乎每天都要去醫院看望劉湘，並

未發見范紹增在劉的隔壁開有房間；劉湘出川抗戰前，就派徐孝匡到法國去考察，劉湘死時，徐孝匡還在香港。劉湘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死的，蔣介石槍斃韓復榘而吓死劉湘之說，似可存疑。

鄧文寫於中共佔據大陸之後，因中共刻意中傷蔣中正委員長，故文中不免隨時渲染蔣對川軍之分割、控制及藉抗戰而加以打擊甚至消滅之意圖。雖然如此，但畢竟他還是尊重若干重要的史實，故於劉湘之死部分，可信性極高，幾可據以廓清所有中傷之傳言。

就以上所引各家記述，柯白僅以為真相從未澄清過，換言之，范紹增及劉之遺孀雖有指控，亦仍待求證。馬、溫之書，前段言劉湘病發之經過，與一般記述，大致尚能符合，亦近乎情理。後段言其與韓復榘勾結，並在醫院中電令王瀆緒率兩師人駐紮宜昌、沙市與韓復榘去襄陽、樊城的部隊取得聯繫，拒蔣入川，則不僅不近情理，抑且缺乏證據。蓋中央政府之入川，係劉湘主動建議，果有阻拒之意，不僅不必作此項建議，軍隊也不必出川如此之多。且韓復榘在山東，早已節節敗退，雖說是為保全實力，但軍心難免不如驚弓之鳥，又如何能與中央軍抗衡？尤其重要者，認定劉湘與韓復榘勾結者，為其來往電報，尤其那一封由劉湘團長潘寅久在劉湘軍務處長徐思平處所看到的電報。但既已證明其時徐思平根本不在漢口，甚至遠在國外或香港，潘又如何能在徐處看到電報？說劉湘被害死者為范紹增，范由戴笠安排，住在劉湘病房隔壁房間，暗中監視劉氏

所有行動。此亦不可能，不僅余中英幾乎每天去醫院看劉湘，並未發現隔壁有范紹曾，劉航琛和劉湘一起住院一段時期，也沒有提到此事。而且以范紹增在劉湘部下的資格地位，甚至於在川人中的名氣，如何可能住在劉湘隔壁的病房而不被發覺？范紹增為袍哥的大爺，軍人中的富豪，交遊廣闊，果住醫院之中，如何能隱匿其行踪？況且劉湘為何許人，陸軍上將，四川省主席、綏靖區主任、第七戰區長官，又統帶十萬甲兵，在其病房周圍，豈能沒有一些安全的措施？如何范紹增住隔壁而不被發覺？可見所謂徐孝匡這些電報，范紹增之監視與告密，如沒有其他證據，應該均屬子虛。

救人救世胸懷抱負

綜合本文，似已可對劉湘一生的行誼事功，作一結論。劉湘從陸軍速成學堂畢業後，由下級軍官做起，所以能夠逐步升轉，出人頭地，可以說全由於其本身之儉樸勤奮，忠於職守。故能於所統率之軍隊，一直在川軍中最具戰鬥力，軍紀亦優於他軍；當時川中各軍將校，合縱連橫，朝秦暮楚，習為慣常，劉湘却如劉航琛所言，從未背叛過他的長官。這些條件，雖然並不足以成就大事大業，却足以植立較別人為穩固的基礎。更重要的是，是他的胸懷抱負——一直以四川的蒼生為念。所以當他請劉航琛担任財政處長時，能說出那樣感人的一番話。

劉湘：我是找你來共事業的，不是找你來做官的。

劉航琛：請示督辦，你要共的事業是甚麼？

劉湘：有個事業，不太大？不過我認爲是個事業。自熊克武民國八年下令各軍就地籌餉，四川殘破不堪。加上年年打仗，百姓未嘗有一天安寧。我希望有人出來把它統一，革除弊政，建設民生。然而我等了十二年，到今天不見其人。無法，只有由我來嘗試了。統一一四川就是我們的事業的第一步。……解幾千萬百姓於倒懸。如果你也認爲是個事業，便是我們所要共的。

就是因爲他有這種救人救世的胸懷抱負，才能够成就他的事業。自然，當四川統一之後，必然會擴及到整個的國家民族。他之所以毅然率軍出川抗戰，主動歡迎中央政府遷四川，無不因此項胸懷抱負而來。

至於本文中所述及其若干缺點，於品格方面，類均屬小節，不足掩其大體；於才智方面，一

則天賦秉性，各有短長，一則其平生足未出川，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既均不會，能謹言慎行，靜思默想，謀定而後動，已屬不易。如就其胸懷抱負，則不僅品格，並及智慧，在深受環境局限的情況下，能有此等，應已屬上乘。至迷信神仙，遭受重挫，自爲其缺點。然誠如孫震所論：「仍然靈智未泯，幡然覺悟」，足徵亦僅一時之差失！無論何人，在所難免，不足因偶爾而論斷爲恆常。

總之，就貢獻而論，其能統一川政，並與中央合作，大力進行建設，使該省於數年之內，一切煥然一新，有如脫胎換骨；抗戰甫起，即率兵出川，從事與日寇戰鬥，並建議政府入川，從此四川一省，給予全國軍民全力支持，卒能歷時八年，終獲勝利。故不論就行誼與事功，劉湘在中國歷史上，自應有其地位，當可肯定。（全文完）

聖文 拾夢抒懷

隆重 李 潔 著
出版 新臺幣壹佰貳拾元

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迭宰大邑，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閱歷宏豐，見聞廣博，名作家阮毅成、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以慧眼傾抒其感受，匯爲智慧的結晶，與一般回憶錄不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趣味盎然。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壹佰貳拾元，歡迎購閱。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